

當代台灣漢語慣用轉喻：認知語言學取徑

謝健雄

大葉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 112 號

摘 要

本文運用認知語法與概念隱喻理論的相關論述來辨認、探討台灣漢語中的慣用轉喻，並提出轉喻的兩種基本認知模式：「概念領域」、「事件集合情境」。這兩個認知模式是轉喻語言與轉喻思維之間的介面，也是語言知識與世界知識之間的連結。轉喻關聯提供了簡便的認知通路。轉喻關聯的對象是轉喻認知模式中的兩個概念，或是某概念與其所處的整個認知模式。因為轉喻關聯對象之不同，所以產生了「部分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三大類的轉喻。這樣的取徑有其一貫性，足以全面而有系統地處理當代台灣漢語的慣用轉喻，並呈現慣用轉喻在認知層面的高度系統性，且可藉以統整轉喻的類別，不至於使轉喻的分類有漫無止境的傾向。

關鍵詞：當代台灣漢語，慣用轉喻，認知語法，概念隱喻理論，認知模式，概念領域，事件集合情境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ccount of Conventional Metonymies in Contemporary Mandarin Chinese in Taiwan

JIAN-SHIUNG SHIE

*Departm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a-Yeh University
No. 112, Shanjiao Rd., Dacun, Changhua, Taiwan 51591, R.O.C.*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conventional metonymies in contemporary Mandarin Chinese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Grammar an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Two basic cognitive models are proposed: (1) conceptual domains and (2) scripts or scenarios. Each of these two models can serve as an interface between metonymic thought and language. They also integrate linguistic knowledge with knowledge of the world, providing a mental access to the metonymic target. A metonymic linkage exists between (1) two concepts within the same cognitive model or (2) a whole cognitive model and a certain concept within that model. According to the metonymically linked concepts or models, metonymies are group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art for whole, whole for part, and part for part. Adopting such a consistent approach we can stop the proliferation of metonymical categories and account for all instances of conventional metonymies in contemporary Mandarin Chinese in Taiwa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Mandarin in Taiwan, conventional metonymies, cognitive grammar,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ognitive models, conceptual domains, scripts/scenarios

一、前言

語意的認知與解讀往往不能只依賴語言單位意義的組合，還要考量世界知識 (knowledge of the world)，甚至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習語亦是如此，像「新面孔」不僅僅指某人的臉而已，「掛電話」不會把整個話機掛下去，「擺地攤」不只把攤子擺好而已，「喝喜酒」未必一定會喝酒，「有媽媽的味道」多半不是指媽媽身上散發出來的味道，這些詞語的意義並不完全存在於字詞之中，而是由語言使用者進行解義時運用語言知識與世界知識即時建構出來的。以上列舉的習用語都含有轉喻 (metonymy) 的概念，可統稱為「慣用轉喻」。慣用轉喻的解義與知識結構與認知模式息息相關，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討論慣用轉喻不能不提到概念隱喻理論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該理論是最近四分之一世紀發展最迅速、受到最多討論的譬喻理論 (Gibbs, 1994; Johnson, 1987; Kovecses, 2000, 2002; Lakoff, 1987, 1988, 1990, 1993, 2001; 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 2003; Lakoff & Nunez, 2000; Lakoff & Turner, 1989; Sweetser, 1990; Turner, 1987, 1991; 蘇以文, 2005)，我們可以借重這個理論初步釐清轉喻的涵義。概念隱喻理論認為轉喻和隱喻一樣，都是相當常見的認知思維模式，相當程度地塑造我們習用的語言。概念隱喻理論學者從語言層面的習用譬喻辭來推斷或證明譬喻模式在概念認知層面上的存在與運作。相較於傳統的譬喻理論，概念隱喻理論最為可觀的貢獻是將一般非文學的日常語言納入譬喻研究，並展現相當有系統的解釋能力。該理論強調習用的譬喻思維為人所不自覺 (unconscious)，概念隱喻的作用主要是從身體的經驗或我們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來理解較為抽象之事態 (Johnson, 1987; Lakoff & Johnson, 1999)。隱喻是橫越兩個不同領域之局部性概念映照 (mapping) 模式。例如我們用「出軌」指某人言行超出常規，就是從「車行」此一來源領域來理解「言行」此一標的領域。而轉喻則是單一領域內之映照現象，並非橫越兩個領域之映照。也就是說轉喻映照發生於同一個領域內的兩個實體之間，這兩個受映照之實體在所屬的同一個領域中是密切關聯的，因此轉喻的思維為標的實體提供一條簡便的認知通路，轉喻之來源實體是用來在同一個領域中代表標的實體的 (Gibbs, 1994;

Kovecses, 2002; Lakoff, 1987; Lakoff & Johnson, 1980, 2003; Lakoff & Turner, 1989; Radden & Kovecses, 1999)。例如我們用「三一九」指 2004 年 3 月 19 日發生在台南的槍擊執政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案件，就是用槍擊案的日期來代表槍擊案，亦即從該槍擊案的認知領域中的一個抽象實體 (即該槍擊案發生的日期) 來提供該槍擊案較簡便的認知通路。

本文大體而言採用上述概念隱喻理論對轉喻下的定義與主張，但將轉喻關聯的對象加以調整。筆者認為轉喻關聯的對象未必一定是同一個領域內的兩個實體，而是同一個領域內的兩個概念，或是某概念與其所處的領域。例如前述「三一九」的轉喻關聯的兩個對象是：槍擊案日期的概念、槍擊案的整個認知領域。

習用的轉喻和隱喻都是相當普遍的語言與認知現象，然而習用譬喻思維或語言的研究大多偏重隱喻，轉喻直到近年才逐漸受到較多的探討，但仍遠不及隱喻，且以英語中的習用轉喻較為常見。至於漢語修辭學的相關論述，主要是在語言的層面上探討轉喻，將轉喻當作一種修辭格，且使用的名詞是「借代」，並非「轉喻」。黃慶萱先生說：「所謂借代，就是指在談話或行文中，放棄通常使用的本名或詞句不用，而另找其他與本名密切相關的名稱或語句代替。」(黃慶萱, 2002, 頁 355)「借代」是一種修辭格，指語文中為了提升表達效果而以某一詞句代替密切相關的另一詞句，因而形成特定意義。可見「借代」是從語言現象的層面加以界定的，而本文所謂的「轉喻」則另從認知思維的層面來界定 (見本節第二段)。雖然一般漢語修辭學中多有論及借代，但是幾乎全都以文學作品或古文中的借代為研究對象，探討當代漢語習用轉喻的文獻相當少見，¹ 當代日常漢語中的慣用轉喻尚未受到有系統的探究，因此非常值得研究。

本文旨在運用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來探討當代台灣日常漢語的慣用轉喻。第二節摘要認知語言學與轉喻有關的理論。第三節運用認知語言學的相關論述探討當代台灣日常

¹ 傳統西洋修辭學中的轉喻大致相當於漢語修辭學中的「借代」。借代是以借體代替或代稱本體的一種譬喻辭，本體、代體是彼此有關聯的事物或概念。漢語修辭學中根據本體、代體之間的關聯類型將借代細分成相當多的細類，例如借作家代作品、借事物的屬性代事物、借事物的所在地代事物等等。請參閱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 (1996, 534-549 頁)，陳正治 (2001, 89-103 頁)，黃慶萱 (2002, 355-369 頁)，黃麗貞 (2004, 83-96 頁)。

漢語中的慣用轉喻，並從慣用詞語的轉喻概念來推斷台灣漢語中的轉喻認知思維模式。

二、認知語言學的相關理論

認知語言學於 1970 年代出現，至今已有相當之理論基礎。認知語法 (cognitive grammar) 與概念隱喻理論均為目前認知語言學領域中頗受矚目的理論，本文將兼採二者相關的論述來探討當代台灣漢語中的慣用轉喻。認知語法與概念隱喻理論有下列認知語言學共通的主張。第一，語言知識是人類認知的一部分，語言能力並非完全獨立的認知能力，語言知識與其他的認知構成一致的體系 (Croft & Cruse, 2004; Gardenfors, 1999; Kertesz, 2004; Langacker, 1987; Taylor, 2002)。第二，人類運用語言或對語意的建構不限於詞彙文法，還需要仰賴世界知識進行語言的認知。意義是人類對世事的解義或詮釋，詞項是是通往百科意義 (encyclopedic meaning) 路徑的入口點，因此語言知識與世界知識也是相連結而不容二分的 (Croft & Cruse, 2004; Langacker, 1987, 1998; Ungerer & Schmid, 1996; Wierzbicka, 1995)。第三，概念在我們的心中並不是散亂、漫無章法的，相關的概念有條理地在我們心中聚合，構成「基本認知模式」(domains, scripts, scenarios, image schemas, frames 等) (Barsalou, 1992; Lakoff, 1987; Taylor, 2003; Ungerer & Schmid, 1996; Werth, 1999)。「基本認知模式」是語言使用者經驗知識有條理的概念架構，是百科意義匯集的概念領域，也是語言與認知之間的基本關聯。字詞或結構引發 (evoke) 基本認知模式，我們聽到了詞語心中會引發相關的基本認知模式以理解該詞語 (Croft & Cruse, 2004; Fillmore, 1982; Fillmore & Atkins, 1992; Lee, 2001; Werth, 1999)。例如「汽車」此一概念領域內有「引擎」、「燃料」、「方向盤」、「車輪」、「駕駛人」等等概念，概念之間彼此相互關聯，形成了一個基本認知模式，當我們聽到「開車」這個詞，我們心中就會引發前述概念領域或基本認知模式，領域或模式中相關概念的知識及概念之間的關係使我們了解「開車」這個詞的意義。第四，新的詞語用法或與其連結之語意或概念可因反覆不斷的使用而產生牢固深化 (entrenchment) 的效果，使我們在使用它們時不易察覺、不會有意識地體察其原始語意或概念 (Croft & Cruse, 2004; Langacker, 1987; Taylor, 2002)，例如「滑鼠」中的「鼠」其意義或概念已受到延伸，反覆不斷的使用已使其用法與語意概念牢固深化，我們在使用「滑鼠」這個詞時

是自動或不自覺的，已不再聯想到「鼠」的原始語意或概念。

認知語法另外強調四個論點 (Langacker, 1987, 1991, 1999, 2002a)。第一，單位 (units) 是完全習得的語言結構，語言是習用單位 (conventional units) 有組織的集合，習用單位包括語音單位、語意單位、符號單位 (symbolic units)，語音單位和語意單位組成符號單位 (Langacker, 1987, 1999; Taylor, 2002)。我們使用習用單位時是自動且不自覺的，並不會注意其內在構造之細節。習用單位因眾多的語言使用者經常不斷的使用而有牢固深化的效果，演變成使用前即已事先組裝完成的語言結構 (Langacker, 1987, 1999; Taylor, 2002)。第二，意義等同於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亦即等同於我們對世事的詮釋。概念化包括所有的心理經驗 (mental experience)，是人類心智與環境互動的活動。意義並非客觀存在的，而是由人即時建構出來的，詞語的意義即語言使用者進行概念化之產物 (Gardenfors, 1999; Langacker, 1987, 1998, 2000)。詞語並不含有一成不變的意義，詞語在人心引發 (evoke) 意義。第三，語意涉及一般知識 (encyclopedic knowledge)，語意結構需要對照認知領域 (domain) 加以表述，語意單位需要運用認知領域加以定位，且語意結構取決於概念化的觀點 (perspective 或 vantage point)，因此語意結構和概念結構是相連結而不容二分的 (Harder, 2003; Langacker, 1987, 1999; Taylor, 2002)。儘管像「吃」這個常用動詞的意義也不是完全固定的，「吃香蕉」、「吃檳榔」、「吃瓜子」、「吃棒棒糖」、「吃螃蟹」中有關吃的概念或動作各有不同，需要用一般知識和認知領域加以定位。第四，我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把知覺中同一事態或事物概念化，這就是我們的解義能力 (construal 或 mental imagery) (Langacker, 1987, 1998, 2000, 2002b, 2003, 2004)。例如同一個窗戶在下列句中有不同的解義：(1) 窗戶被打破了、(2) 窗戶漆好了、(3) 窗戶洗好了、(4) 把窗戶打開、(5) 從窗戶爬進來，這五句話中的「窗戶」都有不同的解義，第一句話中的「窗戶」指窗玻璃，第二句話中的「窗戶」指窗框，第三句話中的「窗戶」指窗玻璃加窗框，第四句話中的「窗戶」涉及活動窗體及其所佔的空間，第五句話中的「窗戶」涉及窗體所佔的空間。

認知語法中的概念顯影 (profiling) 是解義的一個重要層面，和轉喻特別有關係。詞語的解義是由顯影 (profile) 與基本領域 (base) 之間的關係來決定與表述的。基本領域是供語意單位概念化的認知情境，由與語意單位相關的知識

結構組成。詞語在基本領域中造成顯影，顯影是基本領域內受到襯托的顯著次結構，也是詞語在基本領域指出的次區塊 (Langacker, 1991, 1998, 1999, 2004; Taylor, 2002)。例如「中指」這個詞引發了手的概念，以做為中指顯影的基本領域，手的基本領域中含有食指、中指、無名指等等相關知識結構可作為中指的認知情境，「中指」這個詞在手的基本領域中造成中指此一次區塊或顯影，該次區塊或顯影即為基本領域中由「中指」這個詞所引發的認知焦點。再以「雇主」、「雇員」、「雇用」這三個詞為例，雇主、雇員、雇用這三個概念都是同一個基本領域中的知識次結構，也就是說「雇主」、「雇員」、「雇用」這三個詞的運用或出現都會引發同一個基本領域，但其顯影都不相同，如果我們以加外框的方式來表示顯影，則可將「雇主」、「雇員」、「雇用」這三個詞的概念顯影簡單圖示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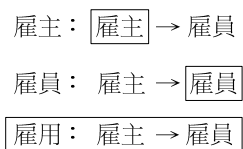


圖 1. 雇主、雇員、雇用之概念顯影

參與事態的實體，往往有一部分較該實體的其他部分更為直接、更為實質參與該事態，認知語法將這個最為直接、實質參與事態的部分稱作「活躍區 (active zone)」(Langacker, 1991, 1999, 2000; Taylor, 2002)。例如「小王猛踢沙發」這句話中的「小王」其顯影有個活躍區：小王的腿和腳。顯影也可以和活躍區完全重疊，例如：「你的狗在我的貓的前面」這句話中的「你的狗」、「我的貓」其顯影和活躍區在基本領域中所佔的區域完全相同。有時候活躍區與顯影不一致或不重疊是常態，而非例外，例如：「小王在眨眼」、「阿英在洗衣服」、「志明在吹口哨」，同樣的意思我們不會說成「小王在眨眼皮」、「阿英的手在洗衣服」、「志明的嘴巴和嘴唇在吹口哨」。活躍區與顯影可以不一致，這使我們可以把詞語專注於認知較顯著的部分或層面，也大大增加了語言運用的彈性，使我們不致於大量使用高度累贅的詞語（例如：「你的狗的嘴和牙齒咬了我的貓的左後腿」），其實每一個動詞都可引發相關的概念領域或認知模式來限定該動詞的論元參與事態的範圍，因此過度的精準陳述是不必要的。活躍區的概念也可延伸適用於與顯影密切關聯的實體，而不必非要是顯

影的一部分，例如「吹電扇」指吹電扇所製造的出來的風，風與電扇密切關聯，但風不是電扇的一部分。

事件集合情境 (scripts 或 scenarios) 也是一種認知模式，是由我們經驗中經常發生的系列事件所組成的知識結構 (Brdar & Brdar-Szabo, 2004; Croft & Cruse, 2004; Lakoff 1987; Ungerer & Schmid, 1996)。像餐廳的概念領域就可以引發餐廳的系列事件認知情境：客人進門、就座、點餐、用餐、付賬、離開。如果我們說「阿明肚子餓，他去那家新開的餐廳了。」那麼阿明在餐廳就座、點餐、用餐、付賬、離開等事態不必一一說出，餐廳的事件集合情境會使我們自動理解這一系列的事態。許多詞語在概念層面突顯某一系列事件當中的單一事件，但其顯影卻轉換至同一系列事件當中的另一個單一事件，或是整個系列事件，這一點我們會在下一節詳細探討。

概念隱喻理論也是認知語言學與轉喻有關的重要理論。概念領域 (conceptual domain) 與認知映照 (cognitive mapping) 是概念隱喻理論的重要觀念。概念領域是以經驗為基礎的知識結構群組 (Barcelona, 2003a)。隱喻來自於兩個不同概念領域之間的認知映照，由來源領域 (source domain) 中之部份要素映照到標的領域 (target domain) 中之部份要素 (Lakoff, 1993; Lakoff & Johnson, 1980)。映照的要素可能是實體、屬性、結構、關係等。由於這兩個不同領域理想的認知模式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隱喻的映照在兩個領域之間造成了本體的與知識的對應關係，使得人們可從來源領域的角度來理解標的領域的本體與知識。來源領域的知識與相關推論促成了人們對標的領域的瞭解與推論 (Kovecses, 2002; Lakoff, 1987)。總而言之，隱喻是橫越兩個不同領域之局部性概念映照模式。例如「栽培」就是從「植物培養」此一來源領域來理解「人事教育或訓練」之標的領域，因此含有隱喻的概念。

在概念隱喻理論中，轉喻也是一種認知模式。我們在第一節提到過，轉喻是單一概念領域內之映照現象，而不是橫越兩個領域之映照。也就是說轉喻映照發生在同一個理想的認知模式內兩個不同的實體之間，其中的一個實體代表另一個實體，提供了簡便的認知通路 (Gibbs, 1994; Kovecses, 2002; Lakoff, 1987; Lakoff & Johnson, 1980, 2003; Lakoff & Turner, 1989; Radden & Kovecses, 1999)。以「報以噓聲」為例，此一詞語引發下列認知模式：甲對乙的公開說詞或演出感到不滿，所以甲對以發出噓聲。甲的不滿、乙的公開說詞

或演出均屬同一個因果認知模式 (causality scenario) 內之實體，以噓聲代表不滿，是以理想認知模式內的結果來代表原因，因此「報以噓聲」是以結果代表原因的轉喻。由於噓聲比心生不滿較容易或較直接被察覺，所以噓聲為心生不滿提供了一條較為簡便的認知通路。

概念隱喻理論認為習用譬喻是不自覺的。既然習用的譬喻思維為人所不自覺，我們又如何證明習用的譬喻思維模式確實存在或具有認知的實在性呢？概念隱喻理論學者運用心理實驗、歷時性語意改變之研究、或語言習得等研究來建立這方面的證據，但最常見者為語料概括性之證據，如果語料的概括性需要某概念結構來解釋的話，那麼該概念結構就有認知的實在性 (Lakoff & Johnson, 1999, 2003)。接下來筆者就以台灣漢語中的習用語之語意與概念結構來辨認並探討台灣漢語的慣用轉喻模式。

三、當代台灣日常漢語中的慣用轉喻

文獻中對轉喻 (或借代) 概念結構的探討或對轉喻辭的分類相當繁複，且似乎沒有一個架構或分類系統可以完全涵蓋所有的轉喻實例。² 但如果我們把轉喻放在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認知模式 (domains, scripts, scenarios 等) 的架構內來探討，轉喻的概念就可整合為下列三種而已：「部份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以基本認知模式為基礎的這三種分析可以涵蓋所有的轉喻實例，因此大可不必為了涵蓋新例而不斷增加轉喻的細類。以下我們依次以概念領域 (domains)、事件集合情境 (scripts 或 scenarios) 這兩種基本認知模式來探討當代台灣日常漢語慣用轉喻中的三種轉喻模式。

(一) 概念領域中的三種轉喻

概念領域是以經驗為基礎的知識結構群組，代表個人與其社群所共有的經驗與知識。概念是概念領域中的一個範疇。概念領域中的概念並非雜亂無章的，而是在我們共同經驗中相互關聯的。語言中的詞語引發了概念領域，使得語言知識結合世界知識共同達成表意與溝通的目的。像「便當」就是台灣人都能理解的一個小型概念領域，「便當」一詞引發「便當」的概念領域。我們生活中不斷接觸、體驗到便當，使我們有下列典型的知識結構群組：便當是我們盛在盒子裡

的一餐飯，其中有米飯、一樣主菜、數樣配菜。餐盒、米飯、主菜、配菜等都是便當此一概念領域中的概念。便當店販賣的便當，其餐盒、米飯、配菜大多是差不多的，只有主菜 (例如雞腿、排骨、蒜泥白肉等) 最受到關注，因此便當的主菜在便當店的情境中是認知思維的焦點，在便當的概念領域中也有最高的顯著性。「一個排骨、兩個雞腿」在便當店老闆與客人的對話中指的是便當，形成了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一個排骨、兩個雞腿」的顯影是三個便當，而最為直接、實質參與指涉事態的活躍區是排骨或雞腿。這種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使我們可以把詞語專注於認知較顯著的部分或層面，也就是說不但可以用較簡便的認知通路引發顯影，也可以把顯影中的活躍區呈現出來。

概念領域中以部分代表整體的另一個轉喻常見實例和我們的身體有關。我們的身體也是一個概念領域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2001)，領域中有頭、手、腳等等次結構或區塊，我們可以用認知較為顯著的次結構或區塊來代表整個人，因此在台灣漢語中產生了相當多的習用單位，以手的次區塊為例，我們就有下列以部份代表整體的習用轉喻單位：「能手」、「打手」、「扒手」、「神槍手」、「黑手」、「國手」、「射手」、「投手」、「外野手」、「好幫手」、「舵手」等等。這些習用轉喻的概念領域都是人的身體，其概念顯影最為直接參與相關事態的活躍區都是手，也是顯影中認知最為顯著的一部分，例如扒手之所以為扒手是因為他們擁有特別擅長偷別人口袋中財物的「手」。我們用概念領域的認知模式來析論轉喻的語意結構，處處可見語意即概念化，轉喻的語意與概念並無明顯的分界線。

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其概念領域與顯影之間的關聯不見得非要是某實體的一部分實質結構與整個實體之間的關聯。我們也可以直接用概念領域中某一個顯著的概念來代表整個概念領域。例如台灣大選時我們可以把國民黨當作是一個概念領域，國民黨的黨旗、候選人、競選傳單等等都是該概念領域中的概念，由於國民黨的黨旗、競選總部的外觀、競選傳單等等的主要色系是藍色，「藍」自然成為領域中的顯著概念，雖然藍色並非國民黨實體結構中的一部份，但是仍是國民黨此一概念領域中的一個顯著概念，同樣的，綠色是民進黨此一概念領域中的一個顯著概念，因此我們可以用「藍綠對決」來代表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對決，形成了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再者，「藍綠對決」也可以是雙重轉喻，以藍代表二十一世紀之初台灣的國民黨、親民黨、

² 例如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 (1996, 第四篇) 提出二十四類借代或轉喻，Shie (2004, chap.4) 提出二十一類轉喻，Radden and Kovecses (1999) 將轉喻劃分為三十九小類。

新黨，並以綠代表民進黨、台聯黨、建國黨，由於國民黨是藍色陣營內的最大黨，民進黨是綠色陣營內的最大黨，在更概括廣泛的概念領域中二者均為各自的概念領域內最顯著的，因此有第二重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更進一步而言，「選後藍綠對決嚴重」中的「藍」指藍色政黨與支持藍色政黨的所有民眾，而「綠」指綠色政黨與支持綠色政黨的所有民眾，因此有第三重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

我們把轉喻的部份、整體的知識結構納入認知語言學的概念領域的架構之中考量，可有效整合轉喻的類別。文獻中所謂「材料代表產品」、「屬性代表實體」、「次類代表主類」等的轉喻都可以算是「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在產品的整個概念領域中，產品的材料是該領域的一部分，因此用「水彩」指水彩畫是以部分代表整體。在實體的整個概念領域中，實體的屬性是該領域的一部分，因此用「求才」指徵求有才能的人是以部分代表整體。在主類的整個概念領域中，次類是該領域的一部分，因此用「教授」指稱大學教師也是以部分代表整體。

同一個概念領域中以整體代表部分的轉喻在漢語中也不乏實例。「爸爸在吃西瓜」這句話中含有兩個以整體代表部分的轉喻：在爸爸的概念領域中用爸爸代表爸爸的嘴、在西瓜的概念領域中用西瓜代表西瓜肉。正常人主要是用嘴吃東西的，一般人吃西瓜不會把西瓜皮和西瓜子吃掉，這些世界知識使我們能夠輕易理解這兩個轉喻在句中的意思。以整體代表部分的轉喻大致上是把顯影當作一個完整的概念，認知的焦點放在整體（爸爸），而不是放在活躍區（爸爸的嘴），由於整體的認知顯著性，整體在這種轉喻中受到語言的編碼。這類轉喻相當多，其他的例子包括：「右手握著一把尖刀」、「電風扇不轉了」、「別掛電話」、「去彈鋼琴」等等，這些轉喻的活躍區是顯影的一部分。有時候在意義的建構過程中顯影比活躍區應受到更多的關注，也就是說顯影也有可能比活躍區有更大的認知顯著性，因此需要用顯影來代表活躍區，例如「右手握著一把尖刀」中的「尖刀」是危險的，需要受到突顯，因此以尖刀代表尖刀的刀柄。有時候在同一個概念領域中以整體代表部分純粹是為了要建構較為簡便的認知通路，並避免使用過於累贅的詞語，因此我們不太會說「去彈鋼琴的琴鍵」、「別掛電話的聽筒」。有時候轉喻辭中的語意論元（argument）必須藉由所引發的概念領域來調整本身的意義以便搭配述詞（predicate），此時轉喻後的論元就成為活躍區了，例如「電風扇不轉了」，其中「轉」是述

詞，「電風扇」必須調整本身的意義以便搭配述詞，在這個轉喻中「電風扇」是顯影，而「電風扇的扇葉」是活躍區。又有時候在同一個概念領域中以整體代表部分並不只是純粹要突顯概念領域中的顯影而已，而是為了社會文化的因素突顯顯影以達成弱化活躍區的目的。這種轉喻較常出現於委婉語中，例如「胸部」、「下體」、「做愛做的事」、「擦屁股」等等。在「胸部」的轉喻中，「乳房」或「奶」的概念才是指涉對象，但為求委婉悅耳受到若干程度的弱化。

在概念領域的架構之內檢視轉喻的部分、整體的知識結構，我們亦可將文獻中「主類代表次類」、「實體代表屬性」、「機關代表機關內的人」等的轉喻都當作「以整體代表部分」的轉喻。在主類的整個概念領域中，次類是該領域的一部分，因此用「坐車」指坐公車是以整體代表部分。在實體的整個概念領域中，實體的屬性是該領域的一部分，像「女人就是女人」這句話中的第二個「女人」是以女人來代表一般女人典型的屬性（例如愛美），因此是以整體代表部分。在機關的整個概念領域中，機關內的人是該領域的一部分，像「氣象局發布大雨特報」這句話中的「氣象局」是以機關來代表機關內的人，因此也是以整體代表部分。

我們已經探討了在同一個概念領域中「部分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的轉喻，剩下的都是「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比方說人和人所運用操作的東西是同一個概念領域內的兩個有關聯的概念，都是領域內的一部分，像「駕駛汽車」此一概念領域內就包含了「汽車」、「駕駛人」等概念，在兩台汽車擦撞現場其中一位駕駛人說：「他撞我，我沒撞他」，意指他的車撞了我的車，這是以人來代表人所運用操作的東西，也就是在同一個概念領域中以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我們也有可能反其向而行，以人所運用操作的東西來代表當事人，例如以「強棒」代表強而有力的棒球打者、以「快刀」代表武俠故事中刀法很快的俠客等等。同一領域中轉喻來源、轉喻標的的選定，完全視語言使用者的解義（construal）而定。一般而言，轉喻來源有比較高的顯著性。前述「他撞我，我沒撞他」的例子中，駕駛人比駕駛人所駕駛的汽車在解義上受到更大的關注，有更高的認知顯著性。而前述「快刀」的例子中，刀要比用刀的人受到更多的概念突顯。

空間鄰近的關聯也經常構成部份代表部分的轉喻基礎。空間鄰近的兩個事物或事態彼此獨立，並沒有直接隸屬的關係，因此是同一個概念領域之內的兩個區塊，如果涉及

轉喻思維，就形成以部分代表部分的現象。「搶銀行」指搶銀行裡的錢，「銀行」、「錢」、「搶匪」、「行員」等等都是「銀行搶案」領域中的概念，因此用銀行代表銀行裡的錢是以部分代表部分。「吃館子」指吃館子裡的食物，是用館子代表館子裡的食物；「擦桌子」指擦桌子表面上的污物，是用桌子代表桌子表面上的污物；「沖馬桶」指沖馬桶裡面的排洩物，是用馬桶代表馬桶裡面的排洩物；「沒帶錢包」可指沒帶錢，是用錢包代表錢包裡的錢；「水庫快乾了」指水庫裡的水快乾了，是水庫代表水庫裡的水；「去問櫃檯」指去問在櫃檯工作的人，是用櫃檯代表在櫃檯工作的人；「進軍好萊塢」指進軍好萊塢的電影事業，是用好萊塢代表位於好萊塢的電影事業；餐廳裡的「第六桌」可以指坐在第六桌的客人，是用第六桌代表坐在第六桌的客人。這些轉喻都是以某一概念代表相同領域內空間鄰近的另一個概念，所以是以部分代表部分。

以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也有可能以時間的關聯為基礎。某領域的概念有可能成為時間的認知通路。例如過去台灣軍中的早餐都吃饅頭，一天一個。常備兵都期待退伍的日期，常備兵吃了一個饅頭就代表過了服役的一天。這樣的經驗或知識構成了一個特定的概念領域，領域中包括「常備兵」、「退伍」、「服役的日子」、「一天一個饅頭」等概念。領域中饅頭與服役的日子之間的關係比起日曆與服役的日子之間的關係在常備兵的主觀上有更為顯著的關聯性，因此「數饅頭」可以指數退伍前的日子，由於「服役的日子」、「饅頭」都是同一領域內的概念，「數饅頭」是以部分代表部分。此外「看手錶」是指看時間，也引發以部分代表部分的類似概念領域。特定的時間也可能成為某概念的認知通路，例如「宵夜」指夜間的點心，「元宵」指元宵節特有的應時食品，都是以特定的時間當作相關食品的認知通路。台灣漢語中以時間關聯為基礎的轉喻最常見者為以日期代表重大事件，例如：「二二八」、「三一九」、「三二九」、「九一一」、「九二一」等等。

中外文獻中對轉喻或借代的分類相當繁瑣，似乎再怎麼細分也無法將所有可能的實例完全納入。但筆者發現，如果我們運用認知語言學基本認知模式的概念來探討轉喻，除了「部分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的轉喻以外的例子，其餘通通可當作「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來處理。我們前面已經討論了文獻中較為常見「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類別。轉喻或借代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我們無法、也沒有必要在此

討論所有「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但可以再提出幾個文獻中鮮少或從未被提出的轉喻細類。第一，上市公司可以代表上市公司的股票，例如：「台積電漲停」、「裕隆以三十一元收盤」等等，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股票二者都是股市領域內的概念，因此這類轉喻是以部分代表部分。第二，大眾運輸公司或體系可以代表我們搭乘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車、飛機等等），例如：「搭國光客運」、「搭乘日亞航」、「搭乘新幹線」、「搭地鐵」、「搭捷運」等等。第三，休閒活動中主要的用具可能代表該休閒活動，例如：「打籃球」、「下象棋」、「打麻將」、「玩扯鈴」、「玩滑板」、「玩泥沙」等等。第四，在漢語裡可以用嘴的概念代表話語，例如：「多嘴」、「改口」、「回嘴」、「嘴巴很甜」、「浪費口舌」等等。這些都是用一個概念來代表同一個領域內的另一個概念，屬於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

我們在本小節運用概念領域來探討台灣漢語中的慣用轉喻。根據概念領域的知識結構我們將轉喻分為「部分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三種，可以涵蓋所有相關的轉喻實例。這三種轉喻概念結構分別圖示於圖 2、圖 3、圖 4，其中大方塊代表概念領域，大方塊內的小方塊代表概念領域內的概念。

從這三個圖我們可以看出轉喻思維指標性的本質，圖中的箭頭表示認知通路的方向，箭頭開端是轉喻的來源概念（或領域），箭頭的終點是轉喻的標的概念（或領域）。轉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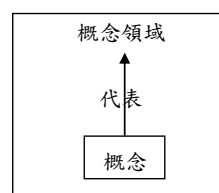


圖 2. 部分代表整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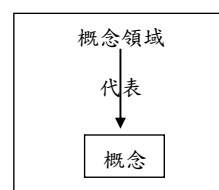


圖 3. 整體代表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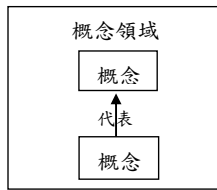


圖 4. 部分代表部分

來源是轉喻認知的指標，指出了通往轉喻標的之認知通路。一般而言，我們會選用認知較為顯著、想要藉以弱化轉喻標的、或較易於編碼的概念（或領域）來當作轉喻來源，以便引發轉喻標的。

就本文研究方法之邏輯推理而言，至目前為止所提出解讀漢語實例的三大類轉喻之外，似乎應有第四類存在之可能性：即「整體代表整體」的轉喻關聯模式。然而，「整體代表整體」涉及兩個不同的概念領域，這是跨領域的認知現象，應屬隱喻或象徵的範疇，而非單一概念領域內以一個實體代表另一個實體的轉喻認知現象。由於隱喻與象徵非本文討論的範圍，因此本文並不納入「整體代表整體」認知模式的討論。

（二）事件集合情境中的三種轉喻

前一小節我們討論了同一概念領域內的轉喻關聯，但轉喻關聯並非全是靜態的概念關聯，有時候轉喻關聯存在於兩個動態的事態之間，其基本認知模式是一個事件集合情境（scripts 或 scenarios），本小節探討事件集合情境中的轉喻。

事件集合情境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互有關聯、一貫的事件所構成的認知模式，這些事件可能是先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可能是在某時間內同時發生的事件，共同形成了經驗的基本模式（schematizations of experience），也代表個人與社群所共有的經驗與知識。事件集合情境中的事件，其發生時空的相鄰性質使得我們對該事件集合的認知是以整體的方式進行的，而不是針對個別事件一一分開進行的，因此我們對事件集合的情境中單一事件的理解以整個認知情境為基礎，當情境中的特定單一事件在語言中受到編碼（encode），情境中其他的事件也同時受到引發。例如刷卡付帳就是一個完整的事件集合情境：顧客把信用卡交給店員，然後店員在機器上刷卡，然後店員輸入相關資料，然後顧客在簽收單上簽名，然後顧客收下簽收單、發票。由於我們不斷的經驗或體察刷卡的整體情境，刷卡的事件集合已在

我們的認知中牢固深化，所以刷卡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構成了一個現代人購物的基本認知模式。「刷卡」這個詞會引發整個事件集合情境，我們只要聽到「刷卡」這個詞就能自動理解事件集合情境中的其他事件，不一一列舉事件集合情境中的所有事件也無礙於對整個事件集合情境的訊息溝通與理解。

我們在前一小節所討論的概念領域內的三種轉喻關聯也同樣出現在事件集合情境中的轉喻：「部分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以下分別探討事件集合情境的這三種轉喻。

如果我們把事件集合情境內的事件大致劃分為前段、中段、末段事件，我們會發現前段、中段、末段事件都有可能用來代表整個事件集合情境，形成「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其中又以「前段事件代表整個事件集合情境」的轉喻最為常見。「上賓館」或「開房間」、「做愛」、「退房」、「離開賓館」等是台灣文化中眾所周知的一個事件集合情境，在這個認知模式中我們可以用前段事件（即「上賓館」或「開房間」）來代表整個事件集合情境，³ 也就是說前段事件的顯影受到擴充，遍及整個事件集合情境。此外「能力分班」、「走上街頭」、「登台」、「帶小抄」、「上館子」等等都可以引發整個事件集合情境。「能力分班」之後就要分組教學，甚至分級評量；「走上街頭」是爲了要示威或抗議；「登台」之後馬上就在台上表演；「帶小抄」包括考試中偷看小抄作弊；「上館子」是爲了要吃東西。這些都是以前段事件代表整個事件集合情境的轉喻。我們會覺得「本校英文能力分班，但不會分組教學」這句話語意矛盾或怪怪的，這就證明了「能力分班」引發了整個事件集合情境，其顯影擴及後面的分組教學，有部分代表整體的認知模式。

事件集合情境的末段事件也有可能受到突顯，使其顯影涵蓋全部的事件集合，例如：「乾杯」、「投票」、「簽約」、「你要把英文學好」、「（別跑）站住」、「忘了她吧」等等。沒有人會說「乾杯吧，但別喝杯裡的酒」，這足以證明「乾杯」這個詞本身就可以引發一個事件集合情境，其顯影擴及前面喝杯裡的酒，顯示出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模式。事件集合情境的中段事件也有可能代表整個事件集合情境，這種轉喻的例子包括「批改考卷」、「刷牙」等等。正常的情況下閱卷老師不會說「我批改考卷，但是不看卷子也不給分」，這也證

³ 在類似的事件集合情境中我們亦可用中段事件（例如「上床」）或末段事件（例如「休息」、「睡覺」）來代表整個事件集合情境。

明了中段事件代表事件集合的轉喻模式運作。前段事件在事件集合情境中有相當明確的起點，後段事件也有相當明確的終點。相較於前段、末段事件，中段事件在事件集合情境中的時空界線在知覺上比較模糊，中段事件常在知覺上不再是事件集合的一部份，往往可能被當作獨立的完整事件。⁴ 例如「刷牙」可能只引發一個獨立事件的顯影而已，因為刷牙之前的使用牙膏以及之後的漱口與刷牙之間的界線在知覺上比較沒有那麼明確。

事件集合情境中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不一定非要引發一系列先後發生的事件，情境中的事件集合也可以是若干同時發生的事件，或發生的時間順序並不固定的事件。例如「洗碗」除洗碗外還同時洗盤子、洗筷子、洗湯匙等。在華人文化中，碗是最具代表性的餐具，過去碗不但用來盛飯裝湯，而且還拿來裝菜裝酒，因此用洗碗代表洗所有的餐具。⁵ 「吃飯」除吃米飯外還吃菜。「烤肉」時也會烤一些肉類以外的東西。「有空來我家喝茶」不只喝茶而已，同時也會聊天。「聽課」的同時還可能要看黑板、寫筆記等。這些都是受社會文化影響以「部分代表整體」的轉喻模式。

事件集合情境中「整體代表部分」的例子相當稀少。這可能是因為漢語中事件集合情境受到編碼 (encoded) 而有固定名稱的並不多見。例如上館子、找桌位坐下、點餐、用餐、結帳、離開這一整個系列的事件集合並沒有正式的詞彙可供指涉，漢語中既然沒有指涉這個整體事件集合的詞彙，自然無法藉詞彙引發前述整個事件集合情境來代表其中的一個單一事件，但仍可用部分代表整體，像「上館子」就可代表上述整個事件集合情境。台灣漢語中「整體代表部分」的事件集合情境的慣用轉喻實例為數甚少，我們可以提出「沒錢註冊」、「到圖書館辦理離校手續」兩個例子。學生註冊是一個事件集合情境，繳學費只是學生註冊的一部份，因此「沒錢註冊」中的「註冊」是以整體代表部分。辦理離校手續對應屆畢業生而言也是一個事件集合情境，但圖書館的手續只是離校手續的一部份，離校手續還包含圖書館以外其他單位的手續，因此「到圖書館辦理離校手續」中的「辦理

離校手續」也是以整體代表部分。這種轉喻的顯影從整個事件集合縮小聚焦於其中的單一事件。

事件集合情境中「部分代表部分」的情形則相當常見。在同一個事件集合情境中，轉喻的顯影可能從某單一特定事件移轉到另一個事件。「蹲馬桶」指排便，「蹲坐在馬桶上」、「排便」都是同一個事件集合情境中的一部分，用蹲坐在馬桶上來代表「排便」是在事件集合情境中以部分代表部分的顯影移轉，其目的是要弱化「排便」此一較不雅的概念。此外「鳳凰花開」在台灣常與學生畢業的概念聯結在一起，因為畢業的時候正好是校園鳳凰花開的時節，由於這個共時的關聯性，「鳳凰花開」可用來指學生畢業，鳳凰花開與學生畢業這兩個事態都是同一事件集合情境中的一部分，同樣也是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顯影移轉，其目的是要強化或美化「畢業」的情意概念。「不好意思開口」中的「開口」代表口頭請求某人幫忙，以開口的事態代表口頭請求某人幫忙的事態，也是以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顯影移轉，傳達的是意念無法支配身體的窘境。用「開香檳」代表慶祝也都可以算是這一類的例子。

前述事件集合情境中「部分代表部分」的例子或許是散見的個案，事件集合情境中「以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還是以因果轉喻最為常見，展現相當的系統性。原因和結果是相互關聯的事件集合，「因」與「果」都是因果認知情境的一部分，因此因果轉喻屬於「部分代表部分」轉喻模式。我們可以憑世界的知識 (knowledge of the world)，以某事態之原因向前推理得知其可能的結果，像氣象預報、股市預測均屬向前推理。我們亦可向後推理，根據某事態之結果推斷其原因，例如醫生根據症狀推斷病因、刑警根據線索辦案。此乃因果認知基本情境的思維模式。在語言的認知方面，有時事件集合情境中某一事態的原因可代表事態之結果，有時事態的結果可代表事態的原因。由於因果事件集合情境的運作，我們才有「原因代表結果」、「結果代表原因」這兩個「部分代表部分」的轉喻模式。例如台灣大學生說「被二一了」指的是因為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所以被退學了。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是原因、被退學是必然的結果，「被二一了」是以原因代表結果的轉喻，反映了校園文化中的一個認知模式。此外「血淋淋的例子」也是以原因代表結果的轉喻，意指令人覺得慘痛的例子，血淋淋是認知模式中的原因，令人覺得慘痛是結果。「晴天霹靂」亦然，晴天霹靂是認知模式中的原因，令人震驚是結果。此外，台灣漢語中有許多歇後語也含

⁴ 請參閱 Kovecses and Radden (1998, p. 48) - Brdar and Brdar-Szabo (2004) 統計德語、英語、克羅埃西亞語、俄語、匈牙利語中以前段、中段、末段事件代表事件集合的成語，結果發現這四種語言中以中段事件代表事件集合的成語遠遠少於以前段事件、末段事件代表事件集合的成語。筆者收集漢語慣用轉喻的過程中也直覺到以中段事件代表事件集合的例子最少，但這點仍需實徵研究方能確認。

⁵ 相較之下，在西洋文化中，盤子是最具代表性的餐具，因此英語文化中是說「洗盤子」，而不是「洗碗」。

有「原因代表結果」的轉喻模式。例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司機鬧情緒（想不開）」等等，這類歇後語均表達前、後兩個事態，前一個事態是明說出來的原因（即「啞巴吃黃蓮」、「司機鬧情緒」），後一個事態是留給讀者或聽者自行推論的結果，這類歇後語所要表達的整體意義焦點是在事態的結果，即「有苦說不出」、「想不開」，是以前一事態的原因誘導出後一事態之結果。

因果認知情境中「結果代表原因」的例子用於表達情感的為最多。「臉色發白」可代表恐懼，「咬牙切齒」代表憤怒，「臉紅心跳」代表害羞，這些都是「部分代表部分」轉喻中用結果事態代表原因事態的例子。此外「褲腰變緊了」代表人變胖了，「什麼聲音」是在問造成聲音的原因為何，「別喝醉了」是在勸人不要喝太多酒，這些都是在事件集合情境中用結果代表原因的例子。

我們在本小節運用事件集合情境的認知模式來探討台灣漢語中的慣用轉喻。根據事件集合情境的知識結構我們將轉喻分為「部分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三種。這三種轉喻的概念結構分別圖示於圖 5、圖 6、圖 7，其中大方塊代表事件集合情境，大方塊內的小方塊代表事件集合內的事件。

我們可以看出圖 2 與圖 5、圖 3 與圖 6、圖 4 與圖 7 所顯示的概念結構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概念領域與事件集合情境中的轉喻基模並無不同，二者都提供了替代解義（alternate construal）的機制，二者都有「部分代表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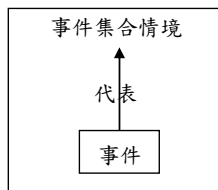


圖 5. 部分代表整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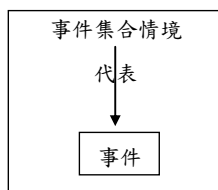


圖 6. 整體代表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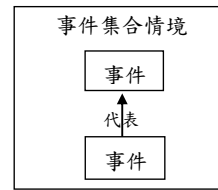


圖 7. 部分代表部分

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三大類，二者都藉由認知焦點的調整在同一個認知模式中進行替代的解義，以達成認知思維與溝通表達的目的。轉喻的解義顯示詞語的機動本質。詞語並沒有完全固定的意義，詞語的意義是語言使用者藉由認知模式參酌語言、世界（包括語境）知識及時建構或解讀出來的。

四、結語

轉喻是同一個基本認知模式內的兩個密切關聯之實體之間的映照現象，其來源實體代表標的實體，為標的實體提供一條簡便的認知通路。筆者採用認知語言學的觀點與相關的主張來辨認、探討台灣漢語中的慣用轉喻，以台灣漢語慣用轉喻的實例為基礎，將台灣漢語慣用轉喻放在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認知模式（domains, scripts, scenarios 等）的架構內加以分析、探討，結果發現可將轉喻概念整合為下列三種：「部份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以基本認知模式為基礎的這三種分析可以涵蓋所有的轉喻實例，足以避免文獻中對轉喻類別漫無止境的劃分。轉喻有兩種基本認知模式：「概念領域」、「事件集合情境」。「概念領域」是轉喻的靜態認知模式，內含相互關聯的若干概念；而「事件集合情境」（包括「因果認知情境」）是轉喻的動態認知模式，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互有關聯、一貫的事件所構成的。概念領域、事件集合情境都是以經驗為基礎的知識結構群組，代表個人與其社群所共有的經驗與知識。這兩種基本認知模式是轉喻語言與轉喻思維之間的介面，也是語言知識與世界知識之間的連結。

如前所述，轉喻基本認知模式中的轉喻關聯為轉喻標的提供了簡便的認知通路（即圖 2 至圖 7 中的箭頭）。轉喻來源是轉喻認知的起點與指標，指出了通往轉喻標的認知途徑。轉喻來源、轉喻標的的選定，完全視語言使用者的解義（construal 或 mental imagery）而定。通常我們會選用認知

較為顯著、在解義上受到比較大的關注、或較易於編碼的轉喻來源，以便引發轉喻標的。轉喻關聯的對象是轉喻認知模式中的(1)兩個概念、事件，或是(2)某概念或事件與其所處的整個認知模式。因為轉喻關聯對象之不同，所以產生了「部分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分代表部分」三大類的轉喻。轉喻可將詞語聚焦於認知較顯著的部分或層面，不但可以用較簡便的認知通路引發顯影，也可以把顯影中的活躍區呈現出來，例如「一個排骨、兩個雞腿」。我們也可以直接用轉喻基本認知模式中某一個顯著的概念或事件來代表整個概念領域或情境，例如「藍綠對決」、「能力分班」。有時候在同一個轉喻基本認知模式中以整體代表部分並不只是純粹要突顯認知模式中的顯影而已，而是在社會文化的因素的制約之下，為了突顯顯影以達成弱化活躍區的目的，例如「胸部」。轉喻顯影移轉亦有可能為了美化認知模式中的某個情意概念，例如「鳳凰花開」。而含有轉喻的歇後語所要表達的整體意義焦點是在事態的結果，有類似猜謎般懸疑、生動的解義效果，例如「司機鬧情緒（想不開）」。

由此觀之，轉喻基本認知模式中的轉喻關聯除了多半為轉喻標的提供了「較簡便」的認知通路之外（即選用認知較為顯著、在解義上受到比較大的關注、或較易於編碼的轉喻來源，以便引發轉喻標的），也可以配合認知情境的需要為轉喻標的提供「較恰當」的認知通路（即選用某一轉喻來源，以便弱化、美化、或誘導出轉喻標的）。

上述處理轉喻的取徑或方式有其一貫性，足以全面而有系統地處理當代台灣漢語的慣用轉喻，並呈現慣用轉喻在認知層面的高度系統性，且可藉以統整轉喻的類別，不至於使轉喻的分類有漫無止境的傾向。這樣的取徑與處理方式與重要文獻中對轉喻的探討或有類似之處，但也不盡相同。例如漢語修辭學將轉喻或借代當作詞語之間或事物之間的關係。Lakoff and Johnson (1980) 認為轉喻關聯存在於兩個實體之間。Lakoff (1987, chap.5) 進一步指出轉喻關聯的是次範疇與整個範疇 (category) 或是同一個理想認知模式中的兩個要素。Croft (1993) 以及 Barcelona (2003b) 則認為轉喻關聯存在於同一個母領域 (domain matrix) 的兩個子領域之間。Radden and Kovecses (1999) 雖然運用理想認知模式之整體與部份的關係來為轉喻做分類，但是並未將事件集合情境提升為與概念領域等量齊觀的轉喻認知模式，也未將因果轉喻納入事件集合情境中處理，而且他們為轉喻下的正式定義中仍將轉喻關聯定位於同一個理想認知模式內的兩個概

念性的實體之間。⁶

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供其他語言（例如英語）的研究所提出之慣用轉喻認知模式做對照與進一步認證或修正。概念隱喻理論學者認為日常的慣用譬喻和文學作品中的新鮮譬喻本質上並無不同，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發揮或精緻化 (Lakoff & Turner, 1989, chap. 1)。我們未來可運用本文的取徑來探討當代文學作品中的轉喻，看看結果是否符合概念隱喻理論的主張，當代漢語日常的慣用轉喻與文學作品中的新創轉喻是否果真是一貫的。

參考文獻

- 成偉鈞、唐仲揚、向宏業 (1996)。修辭通鑑。台北：建宏出版社。
- 陳正治 (2001)。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黃慶萱 (2002)。修辭學 (3 版)。台北：三民書局。
- 黃麗貞 (2004)。實用修辭學 (增訂本)。台北：國家出版社。
- 曹逢甫、蔡立中、劉秀瑩 (2001)。身體與譬喻：語言與認知的首要介面。台北：文鶴出版公司。
- 蘇以文 (2005)。隱喻與認知。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Barcelona, A. (2003a). Clarifying and applying the notion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update. In R. Dirven & R. Porings (Eds.),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pp. 207-277).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arcelona, A. (2003b). Metony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H. Cuyckens, T. Berg, R. Dirven, & K-U. Panther (Eds.),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p. 223-25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Barsalou, L. W. (1992). Frames,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fields. In A. Lehrer & E. F.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pp. 21-74).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rdar, M., & Brdar-Szabo, R. (2004). On metonymic profiling in alternate construal of complex event chains in verbal idioms. In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 A.

⁶ 請參閱 Radden and Kovecses (1999, p. 21): "Metonymy is a cognitive process in which one conceptual entity, the vehicle, provides mental access to another conceptual entity, the target, within the same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 Kwiatkowska (Eds.), *Imagery in language* (pp. 247-258).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Croft, W.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4), 335-370.
- Croft, W., & Cruse, D. A.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 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pp.111-137).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 Fillmore, C. J., & Atkins, B. T. (1992). Toward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In A. Lehrer & E. F.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New essays in semantic and lexical organization* (pp. 75-10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ardenfors, P. (1999). Some tenet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In J. Allwood & P. Gardenfors (Eds.), *Cognitive semantics: Meaning and cognition* (pp. 19-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Gibbs, R. W. (1994). *The poetics of mind: Figurative thought, language, and understand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der, P. (2003). Cognitive semantics. In W. J. Frawley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2nd ed., Vol. 4, pp. 22-2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rtesz, A. (2004).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Kovecses, Z. (2000). *Metaphor and emotion: Language, culture and sody in human feel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vecses, Z.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vecses, Z., & Radden, G.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9(1), 37-77.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88). Cognitive semantics. In U. Eco, M. Santambrogio, & P. Violi (Eds.), *Meaning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pp.119-15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 (1990).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Is abstract reason based on image-schema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1), 39-74.
- Lakoff, G.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 pp. 202-2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 (2001). As advertised: A review of *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30(2), 195-209.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Johnson, M.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koff, G., & Johnson, M. (2003). Afterword,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Rpt. of 1980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Nunez, R. E. (2000). *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How the embodied mind brings mathematics into be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koff, G., &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8). Conceptualization, symbolization, and grammar.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pp. 1-39).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Langacker, R. W.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ngacker, R. W. (2000). Why a mind is necessary: Conceptualization, grammar and linguistic semantics. In L. Albertazzi (Ed.), *Meaning and cogni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pp. 25-3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ngacker, R. W. (2002a).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ngacker, R. W. (2002b). A study in unified diversity: English and Mixtec locatives. In N. J. Enfield (Ed.), *Ethnosyntax: Explorations in grammar and culture* (pp. 137-16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03). Extreme subjectification: English tense and modals. In H. Cuyckens, T. Berg, R. Dirven, & K-U. Panther (Eds.),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p. 3-2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ngacker, R. W. (2004). Grammar as image: The case of voice. In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 A. Kwiatkowska (Eds.), *Imagery in language* (pp. 63-114).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Lee, D. (2001).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adden, G., & Kovecses, Z. (1999). Toward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pp. 17-5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hie, J.-S. (2004). *Master tropes and metaphorical extens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aipei: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
- Sweetser, 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 R. (2003).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M. (1987). *Death is the mother of beauty: Mind, metaphor and critic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urner, M. (1991).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Ungerer, F., & Schmid, H.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rlow,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Werth, P. (1999). *Text worlds: Representing conceptual space in discourse*.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 Wierzbicka, A. (1995). Dictionaries vs. encyclopaedias: How to draw the line. In P. W. Davis (Ed.), *Alternative linguistics: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 modes* (pp. 289-315).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收件：96.08.13 修正：96.10.12 接受：96.11.08